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秦晖



《南非的启示》
秦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南非的启示》，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通过对南非的观察，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而在城市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由此他联想到我国的类似现象，如暂住证、农民工工棚、新农村等，并反思这些现象的制度背景及其与两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1994年，就在南非大选前20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120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予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2%，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0%，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至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能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

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但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说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堪人的代表，在说服

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堪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纷纷，很快成为当时议会中第二大反对党，对国民党的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和解进程开始后，由于德克勒克采取主动，不仅接过了民主党的主张而且加以实践与发挥，从而不仅稳定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显的认同。民主党却因提不出更新的纲领而失去吸引力，影响趋于下降。

当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属于过渡性质，可以设想随着过渡的完成，白人政党的地位也许会再有所下降，甚至成为在野党。但无论如何，其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将高于（比如说）史密斯白人政权结束后津巴布韦政坛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选后所说：没有非国大的同意，他再也无法统治了。但同样，“没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历史也会铭记德克勒克个人在建立这样的体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7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7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夕提出反思并改革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

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非南，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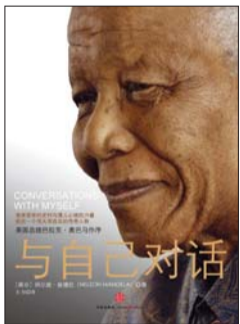
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内外中曾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

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一位普通人的尊严与反抗

□奥巴马



《与自己对话》
[南]纳尔逊·曼德拉 著
王旭 译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月出版

从曼德拉最黑暗
的27年牢狱生活的信件，到《漫漫自由路》未出版的书籍，《与自己对话》这本书将带我们走入一个公众人物的私人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本书倾情推荐：“在已经造就的历史表面下隐匿着的是一位普通人，一位选择希望、摒弃恐惧——选择前进而不沉溺于过去被囚岁月的普通人。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去了解他、去认识他才是对他更好的尊重。”

在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期间，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远距离对他逐渐有了了解。在多数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个男人，也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激励着各国人民，促使他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许多人追随着他，而我，也在努力按照最适当的方式追寻着他的脚步。第一次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學生。当时，我参加了撤资运动，并参与到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但是，作为青年人，我个人所面临的障碍永远无法与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人相提并论，而且，我也无法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勇气支撑着曼德拉度过了这么漫长的监狱岁月。是他唤醒了我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是他使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义务。他所作出的人生选择，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这些年来，我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关注着他，崇拜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正公平梦想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

今的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正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

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工作。他对改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在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后，我来到了罗本岛当年囚禁曼德拉的囚室内，此时距离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首次涉足政治活动、参加撤资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如今，罗本岛监狱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为实现南非的和平过渡而作出牺牲的众多志士。站在这间囚室内，我试图回溯466/64号囚犯曼德拉在这里度过的那段岁月，那时他的斗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我也试图把这位改变了历史的传奇人物想象为一名普通人，一名为改变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普通人曼德拉。

《与自己对话》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曼德拉的一幅生活画卷，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

一件极好的事情。通过跨越几十年的日记、信件、演讲稿、访谈录和其他类似文件，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曼德拉从平淡的常规监狱生活到作出竞选总统决定的整个生活历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一位政治家、一位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位写出传记《漫漫自由路》的人和一位把梦想和实际结合在一起领袖。他就是曼德拉！如今，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他追求自由的漫漫路途的各个阶段和他所经历的坎坷曲折。

通过书中的完整描述，纳尔逊·曼德拉提醒我们，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缺点，但是正是这些缺点启发和鼓舞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坦诚面对自己，就会发现，在战胜恐惧和疑虑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奋斗结果还是未知数时，在宽恕他人的努力中以及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个人或政治层面的挣扎和斗争。本书所讲述的曼德拉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位永远不犯错误或永远获胜的人的经历，而是一位愿意为自己的信仰涉足险境、一位努力工作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的经历。

总的来说，这就是曼德拉希望传递给世人的信息。我们生活

在一个表面上看很难改变的时代，人们会很容易屈服于异议和自己的弱点，然后选择一条更加简单的道路，从而也就逃避了应该向他人承担的责任。曼德拉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但是对于他来说，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阳光照射进罗本岛的监狱，他就会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他牺牲的未来。而在面临复仇的诱惑时，他又意识到了和解的可贵，于是他最终让原则战胜了权力。更可贵的是，在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休息时，他依然没有放弃鼓励自己的人民去奉献。

在当选美国总统前夕，我很荣幸地与曼德拉进行了一次会面。就任美国总统后，我偶尔也会与他通通电话。但是，他已是壮士暮年，而我常常忙于公务，因此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简短。但是，在谈话中，很多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善良、豁达和智慧。我意识到，在已经造就的历史表面下隐匿着的是一位普通人，一位选择希望、摒弃恐惧——选择前进而不沉溺于过去被囚岁月的普通人。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去了解他、去认识他才是对他更好的尊重。

（本文摘自《与自己对话》，标题为编者所加）